

《傑出女青年畫像》十之四

徐佩菁

沒有僥倖的榮耀 苦練苦練再苦練

記者 鄭清煌／報導

●「別人有實力，還有幸運之神眷顧；我的運動生涯只有苦練，沒有僥倖。但是我始終相信，一分耕耘、一分收穫。」田徑女將徐佩菁榮膺傑出女青年後，回顧過去八年的艱辛歷程，笑靨格外燦爛。但是談到往事，眼角隱隱閃爍著淚光。

國中畢業前，徐佩菁只是個活潑好動的小女孩，喜歡參加課外活動。偶然間被現在的夫婿、教練戴雲林看中，離開新竹老家和父母，到基隆接受田徑訓練。原以為大不了只是多跑跑、跳跳而已，沒想到訓練竟然是跑了又跑、跳了又跳，而且越練越多、要求越嚴，超出想像的苦。每當夜幕低垂，常常不由自主掉下眼淚。但是怕父母擔心，又不甘心

教練的朋友看她不起眼，譏諷是軟腳蝦，她兀自強忍悲傷，不願低頭屈服。

回想當年的景象，每當跑不完、跳不動的時候，她就在心裡告訴自己：只要多付出，就會有收穫；既然要練，就要拿到成績。望女成鳳的父母為了讓她專心投入，也不得不狠心盡量不影響她。徐佩菁印象中，爸、媽每次接到她的電話總是說：「忍一忍就過去了。」印象中，高中三年，爸媽只曾到基隆探望過她一次。那時她覺得已經無法再忍下去，以為爸媽會帶她回家、可以脫離苦海了。沒想到和教練談了兩小時，還是留下來。

不服輸的個性，讓她度過別人撐不過的苦難，也相對造成叛逆的個性；加上心直口快，常常和教練頂嘴，遭到修理，日子過得更苦。她說，這兩年心智比較成熟後，才可以體諒教練戴雲林要對她的父母負責的心情。他不僅比賽要拿成績，也要學好做人，由於愛之深、責之切，所以全隊只打她一人。現在已經是他老公的教練，和徐佩菁回憶起這段往事，都不禁莞爾。

徐佩菁記得高一參加區中運，拿到生平第一面金牌的前一天，還和教練鬥氣。賽後到教練房間敲門希望原諒，戴雲林起先還故意不理，但是私底下很滿意她才訓練半年就有如此表現；由於不希望她得意忘形，所以特地找別人代他犒賞。

◆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」，是田徑女傑徐佩菁膺選傑出女青年的最佳寫照。 本報系資料照片

高三是另一轉捩期。徐佩菁自認學得不夠，選擇延後畢業。高四那年先後到德國、日本、大陸訓練、比賽，收穫良多。也讓她打定主意不念師大體育系，選擇就讀不好念的中原國貿系，希望能學到更多。從此她過著每天通學、訓練，只能睡三小時的苦日子。她認為如非自我要求，早就放棄了。

由於所受的苦比別人多，現在她想得比別人開。朋友說別的選手是「實力加運氣」，她卻從未受幸運之神眷顧。每次想破紀錄，總碰到颶風、下雨，又無法怨天尤人，只能自嘲還不夠好、不夠快，還要再努力。

去年得到亞洲賽四百公尺跨欄金牌，因而獲得傑出女青年殊榮，對她不僅是莫大的肯定，也是責任的加重。她的教練老公為了幫助她跑得更快，快四十歲了還考進體育學院教練研究所。她見賢思齊，出國比賽就注意觀察、做記錄，看別人如何訓練、準備比賽。她說四百跨欄是田徑運動裡最苦的一項，但也是東方人最可以和西方選手競爭的一個項目。她還是會咬牙堅持下去。

為了田徑，她的學業並未能妥善兼顧。她希望以一年半為期，在大五時修滿學分，再出國進修，為國家更多作的貢獻。

